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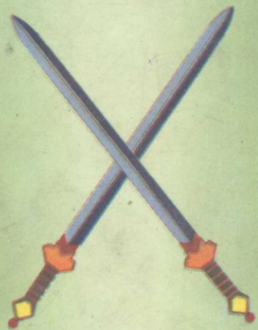
劍嘯綠林

尤安亞 著

下

中州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弦 声
封面设计 陈 宁
封面插图 尚晓周

ISBN 7-5348-1206-2



9 787534 812064 >

ISBN7-5348-1206-2/I · 56

(全二册) 定价: 29.00 元

劍嘯綠林

(下)

尤安亞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第十九回

黑巧妹乔装认干女 刘含英窥窗起疑心

刘含英的师傅王未艾在离此不远的秦岭羊角山中，未艾的师傅张翠姐是闻香教的女首领之一。天启二年闻香教率众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已使明军丧胆。张翠姐的一口寒光剑，在数十万明军中杀出杀进，所向披靡。凡是与她交过手的明营将帅，一提起翠花张姐的名字，无不心寒股栗。常言说“名师出高徒”。王未艾的武功就可想而知了。当下刘含英说道：“我师王未艾虽然可以去请，但是恐怕她师张翠姐伤未痊愈，来与不来尚未可知，不过还是要去请的。再者我们这里人烟稀少，大家都想想，多请几个人来。”

史可恭说道：“豹头山三寨主王登义，是我的结拜兄弟，人送外号一条鞭，善使一条九节鞭，在鞭技套路上，他善用风摆荷叶、十字披红、七星落地、撒鞭缠项、朝天一柱香等绝招，是条好汉，我去将他叫来！”王兆南也说：“我儿子春城也会武艺，现在熊耳山中，可让他来，由我去叫。”

方兴说道：“洛阳邙山岭下孟家窑孟福堂义士，是我最近才结识的朋友，他与徐捷是八拜之交，又是小英子的救命恩人，武功有独到之处。他的女儿非烟，不但剑法超群，更有一手绝技，善打毛竹弹弓，端的百发百中，堪称一绝。”

他们若知小茅子在此，必然前来相助。”

刘含英说道：“彭继曾叔叔的儿子元亨，在汝州跟着武林拳师秦天保大爷学艺，已经三年多了，他的武艺想已学成，只有我去才能找到地方，我们就各自分头去吧！”

巧妹说道：“你们都走了，谁去请师傅呢？”含英说：

“除了你，那还有谁！怎么，你不愿去？”巧妹说：“不是不愿去，我怕我去请她不来，不如你去。再者路上我一个人，万一……”含英说道：“别说了，你的心病我知道了，我自会有安排。”

王兆南说道：“人都走了，这里只剩继忠和三娘夫妻二人，算是留守吧。我们需要约个时间，什么时候回来。”

刘含英说道：“我们所去的地方，有远有近，说不定有的还会耽搁，不可能同时回来。我们就以二十天为期，最多不能超出一个月，必须赶回来。众人均表示赞同。”

夜里，刘含英对巧妹说道：“去请师傅是件大事，只因我得下汝州，就只该让你去请师傅了。师傅为我还了俗，费了千辛万苦，教了徒弟。师傅性格，乾刚坤柔，疾恶如仇。听说我们在此除恶有难，焉有不来之理？唯有你一个人走路我不放心，只有将我用的假妆让你带去好了！”

巧妹说：“让我带去，你呢？”刘含英：“我不用了。这次我要女扮男装，路上与方叔叔作伴，自然无事。”

黑巧妹：“乔妆改扮，我还是头一次，路上如果万一露出破绽或者被人识破怎么办？”刘含英：“这可是件大事。你要切记，装扮老太太，不能外表看着象，说话举动都得象。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有几句妙诀你要记好，即是：走路要慢，说话要颤，弯腰曲背，动作自然。人多要避，不能住店，多

走小路，孤村讨饭。少与男子接近，闲事一概不管。你能不能记住？”“能！”“只要你能记住，你能作到，姐姐我就放心了。”

第二天一早，众人走散，各奔前程。

这里单表巧妹一人，改装成一个乞讨的老太太在路上行走，依着刘含英的吩咐，一路泰然无事。这天走到夕阳落山的时候，前边是一个山凹，密林之下，有一个娘娘庙，已是十分破旧。巧妹蹒跚走进庙里。只见庙里有一个年轻的妇女，一见来了个白发老太太，提了一个破竹篮，知道是个讨饭的老乞丐，就走近一步问道：“老妈妈，你是从哪里来的？先坐下歇歇。”

巧妹坐下之后，抬头向那年轻妇女一看，心里不禁一愣。你道为何？原来这个妇女，年纪只二十多岁，只见她：一头乌发，两道淡眉，端庄富态，沉稳大方，面带愁容，微有泪痕。

巧妹暗想：“奇怪！我观她不象下等之人，为何一人身居破庙？其中必有原因。”就颤声问道：“就你一个人在这里住吗？”女人点了一下头：“嗯。”巧妹又问：“你有没有男人？”女人不答。巧妹看她胸前双乳丰满，又问：“你有没有孩子？”只见女人流出了眼泪，叫了一声“老妈妈！”就抽抽嗒嗒哭起来。巧妹知她一定有伤心之事，说道：“你有什么痛心的事，不妨给我说说，我是个穷要饭的，走不了风。”

只见那女人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说道：“老妈妈，你饿了吧？我给你拿点吃的。”说着，就端过来一个碗，碗里放了两个馍。

巧妹一看，碗是磁碗。馍是白馍。心里更疑，后悔不该多

管闲事，看不出这女人是什么身世。为了害怕露出破绽，就想离开这地方。

只见那女人坐下说道：“老妈妈，你是个可怜人，我看你心很善，是个好人。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处倾诉，也没有亲人管我！今天我就把你认做干娘，把我的苦处说给你听，我情愿跟着你一道出去拉棍子要饭吃，也觉宽心。”

巧妹一听，怔住了。心想：“她要认我作干娘，我可怎么办呀？我是个小姑娘呀！”忙说：“不不不，这可不行！我……”话还没有说完，只见那女人往地下一跪就磕了一个头。说道：“干娘在上，受女儿一拜！”

这一磕头，巧妹被窘住了，心慌不知所措。怎么办？此时略不注意，就会露出破绽。多亏巧妹是个聪明有智的小姑娘；既有心眼儿，又很机灵，此时她不但不心慌意乱，反而却又镇定了。她是既不强拒，也不去搀，表示默认。但她的心却在“砰砰”地跳。

此时她是既害怕又想笑：怕的是唯恐一时不慎露了形迹；笑的是她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认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媳妇作干闺女，你说可笑不可笑？此时巧妹心想：“只要不被识破就是万幸。好则此时天色已晚，这里又无第三个人，管她呢，认个干闺女有啥，过后谁也不知道。且别说天知地知她知我知，恐怕明天我一卸了假妆，连她也不知了。且看她说些什么！”

只见那个女人认罢干娘之后，好象巧妹就成了她的亲人。说道：“妈，我的命好苦啊！”接着就悲悲凄凄说出了她的苦难遭遇。

且说伏牛山中，有一个张家庄。庄上有个富家公子，名

叫张文，年已二十五六，在家无事，就和一个家僮小苏出外闲游。行路饥渴，偶然来到一个荒村独户歇脚，也想吃点午饭。抬头一看，只见这家竹篱茅舍，甚是荒凉。张文站在门外叫了一声：“家里有人吗？”只见柴门开处，走出一个小娘子来。张文一看，只见这个小娘子生得：面如满月，发似乌云，淡施脂粉，秀丽超尘，稳重端庄，玉质丰韵，体似柔柳，秋波传神，穿戴简朴，荆钗布裙。他心想：“这是谁家娘子，如此俊美，真的使人勾魂！”

小娘子见张文仪表不俗，是个富家子弟，不慌不忙，上前道了个万福，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啾莺声，吐燕语，说道：“这位相公，尊步贵临草舍，有何事情？”

张文见这小娘子不但人才长的中意，而且大方有礼。心下想道：“这个娘子，比我家中妻子强的多了，我今壮年无子，若能得此小娘子作个偏房，生下一男半女，我就心满意足了！”便向那小娘子说道：“我们主仆二人，闲游路过此地，忽然腹中饥饿，有心麻烦小娘子作点午饭，又怕有失小娘子体面，若能行个方便，必当重谢。”

小娘子说道：“相公说那里话来。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谁能背着锅碗走路？只是山村野地，无物待客，丈夫又不在家，无人奉陪，蔬食菜羹，粗淡乏味，不周之处，休嫌怠慢。”

张文见她口齿敏捷，很会应对，心里更加喜爱。忙说：“饥时一口，饱时一斗。常言饥不择食，但凭尊便。”

不多一时，饭菜做好，端出放在桌上。小娘子说道：“奴家手脚拙笨，做的不好，只好将就，相公不要见笑。”

张文尝了一口，觉得小娘子做的饭菜，虽然五味不全，却是味美可口，心中更喜。吃罢问道：“小娘子尊姓，为何一人在家？”

小娘子说道：“奴家姓周，丈夫名叫王大春，只因家中贫寒，难以糊口，丈夫要同奴家去为一家大户当佣工，谋求生活，奴家说道，为人应当自立，不能寄人篱下，坚执不去。丈夫无奈，只得就在左近为人帮工，挣钱度日，故此奴家一人在此看家。”

张文说道：“在下姓张，心里有句话说不出口，说出来怕惹小娘子怪罪，不知当讲不当讲？”小娘子说道：“公子是个正人君子，有话但说无妨。”

张文说道：“我观小娘子才貌俱佳，不是久居人下之人，好比一颗明珠埋在土中，不能放光，你丈夫是个贫苦无能之人，不能养活老婆，埋没了你的聪明才智，实在可惜。在下壮年无子，正想要一偏室，小娘子如果愿意，我愿多出一些银子，令你丈夫另娶再配，岂不是两全其美，不知小娘子意下如何？”

小娘子听了说道：“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那丈夫也知我们不是一对，也曾几次与我商量，劝我改嫁，意欲把我卖掉。是我坚意不走，直至今日。今见相公为人直爽开朗，一看便知是个好人，既然对奴有意怜悯，等我丈夫回来，你们当面商量，奴家不能作主。”说犹未了，只见小娘子向门外一指说道：“我丈夫回来了。”

张文抬头一看，只见王大春头戴一顶破头巾，披一件旧白布衫，走进门来。张文站起身来说道：“主人回来了，我是走路的，偶来此处讨点吃的，甚觉打扰不便。”

王大春说道：“不妨事，你们坐吧！”便对妻子说道：“主人家里缺少个巧手线娘，我对他说，你的针线不错，既会扎花绣朵，又会描龙刺凤，人家让你去教他家姑娘学做针线，先送给我两串钱，要你明天就去。”

小娘子说道：“我可不厚着脸皮羞答答地去人家家里混饭吃，低三下四地太丢人！”王大春生气地说：“你要不去，我可挣不来钱养活你，你到底去不去？”“不去！”

张文一见，暗说：“有门儿了！”就给家僮小苏使了个眼色。小苏会意，就站起来向王大春说道：“大伯，你花枝般的娘子，怎舍得让她往别人家里去，就不怕人家留住不放，你放心吗？”

王大春说道：“小哥，你不知道我家的事，烧滚锅没米下，她是个衣裳架子，好吃懒做，我养活不住啊！唉！”

小苏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又说：“大伯，假如有个大户人家，情愿出钱买你这位小娘子，不知你舍不得不舍得？”

王大春：“怎么不舍得？你没听人说吗，高高山上吹喇叭，啥人儿啥打发。俺俩生来不是两口子，究底保不住，要她干啥？我早就想把她卖掉，就是没有这个主！”

小苏：“我家这位相公，要讨一房侧室，总是遇不到合适的，如果大伯真的愿意，我可以从中说合，让他给你多出几两银子，中吧？”王大春就说：“很好！有劳了。”

经过协商，言明身价纹银五十两。王大春就去村中请来一个教书先生，写了卖妻文契，划了一个十字押。张文身边带的有现成银子，当面兑清，张文收了人契。王大春与妻子说时，小娘子周氏笑逐颜开，满口答应。此时已经天晚，张

文与家僮小苏就在王大春家里宿了。次日天晓，顾了一头过路骡子，张文让周氏骑了，一路欢欢喜喜回到了家里。

张文家里有个妻子姓马，长得银盘大脸，大嘴小眼，粗手笨脚，腰粗腿短。说话“嘎啦，嘎啦”好象鸭子叫，走路一晃一晃，和鸭子没二般。别看她长得不俊美，却很会理家。她常以自夸的口气向别人说：“男子生就罗汉相，妇女走路鸭子样。不但有福，而且主贵！”马氏生性强悍，为人嫉妒，家里人都怕她，张文更是惧内。但是马氏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不会生孩子，在这方面她是说不得嘴的，她最害怕别人揭她这个短处。所以张文买回了一个小老婆，不但人才长的好，而且脚又小来手又巧。马氏自知理短，只好由他。

只因张文天天与周氏吃饭同桌，睡觉同宿，闪得她被空衾冷，好似活寡妇一样，怎不使她起恼，就天天寻事吵闹。正好周氏身怀有孕，马氏更加嫉妒。心里暗想：“丈夫跟前无子，倘若小贱人生个男孩，必然更受宠爱，这一份家业就全成她的了，哪里还有我的地位？日后一定受她欺侮，不如及早除了这条祸根，免生后患！”就无中生有，将周氏痛打一顿，意在使她落胎。岂知胎并未落，马氏恨得无计，就将周氏穿的主母衣服剥去，硬逼她去到使婢队里，烧茶做饭、喂猪扫地、铺床叠被，当丫头使用。一事不遂，便是一顿毒打，又禁住丈夫不许与她同睡。张文憋了一肚子气，看着周氏这般可怜，虽然心疼，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暗地流泪，无可奈何。

一天，张文的知心好友李冠卿请他前去作客，饮酒中间，李冠卿见他心情不悦，问其原因，张文初时不肯实说。李冠卿说道：“你我知心交往，无话不说，你心有事，我亦不安，

如果闷在心里，有何益处？怎能与你排忧解难？”张文就将爱妾怀孕、马氏嫉妒之事说了一遍。然后说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门后代就此一点指望，不知尊兄有何高见，保全她们母子性命？如若日后能够生得一男，小弟就感恩不尽了。”

李冠卿说道：“要想保全，却也容易，只怕贤弟舍不得美妾离开身边。”

张文说道：“命尚不保，怎能还说不舍二字，请问老兄有何妙计！”

李冠卿附耳说道：“此事只须如此如此。”就取出红舞小花一朵，递与张文说道：“到时候以计而行，不可有误！”张文拜谢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这天正值马氏生日，将及午时，忽然丫环来报，说是李冠卿夫妇前来给马孺人作生日来了。慌的马氏和张文急忙出来迎接。马氏眼都笑成一条缝了，亮着鸭子嗓子说道：“年轻轻的作什么生日呀，真是有点当不起！”李冠卿的妻子陈氏风趣地说：“小孩子过生日还要烙油馍煎鸡蛋哩，一家之主怎能不过呀？弟妹真是福人福相！”说得马氏开心地“嘎嘎嘎嘎”一声大笑，要不是站在当面，还真的错听为鸭子在叫呢！马氏看见丰厚的礼物，心里乐得了不得。忙命整备午饭，设宴待客，非常热情。

宴席摆上，马氏请李冠卿夫妻就座。只见丫环使婢，你来我往，象穿花一般。说话中间，陈氏说道：“你真有福，看见你这许多女婢服侍，一个个如花似玉，精细伶俐，我真羡慕，可惜寒舍连一个会答应的也没有，真不方便。有心借你一个使用几时，还不知弟妹肯与不肯？”

马氏哪知其中妙计？笑嘻嘻地说道：“咱们两家义重情深，说什么借呀？如果嫂子看得中意，你就选上一个，作为奉赠。”即命丫环使婢一齐过来，令其挑选。

陈氏逐一看过。只见其中一个丰姿秀丽，虽然神态不悦，却不掩国色天香。只见她鬓边插了一朵红绸小花，心知就是周氏，便指着说道：“就让这个丫头去吧！”

马氏正在周氏身上吃醋，巴不得出脱了她，拔掉眼中之钉。今见将她选中，正合自己心意。连声说道：“好好好，嫂子真好眼力，她姓周，名字叫小芹，就让她跟你去吧！”周氏心中暗喜。当下席散，李冠卿夫妇向张文马氏告别，周氏向马氏拜了四拜，就回房收拾几件随身衣服，跟着陈氏轿子去了。周氏到了李宅，陈氏才将计策向她说明，周氏感激不尽，再拜谢恩。陈氏遂命女使另外打扫房屋，安排床铺，让周氏安然住下。

周氏怀胎十月满足，到期临产，生下一个男孩，李冠卿夫妇十分高兴，暂时不让张文知道。直到过了满月，才悄悄与张文报了喜信。张文深受感动，暗地去看爱妾周氏与新生娇儿。自此以后，背地常去送些钱物与补养食品，张宅上下人人皆知，只瞒过马氏一人。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光阴似箭如飞过，日月循环似穿梭。不知不觉，过了两年有余，新的情况突然发生。

此时正值魏忠贤大肆惨害东林党人，继六君子之后，又有七君子被杀。其中李应升原与李冠卿同族。李冠卿闻噩后，惧其连坐，只得挈妻离家，远走他方。临走之前，只得又让张文复将周氏母子领回。

马氏见周氏带着孩子又回来了，复与张文吵闹，张文隐瞒不过，只得将前情告知。马氏一听更怒，就大吵大闹起来，闹得天昏地暗，不讲一点情义。并说：“若是不把周氏卖了，非把她母子一并打死不可！”张文苦苦哀求地说：“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张氏一门乏子无后，将孩子留下吧！”闹到最后，张文答应卖掉周氏，马氏答应留下孩子。

内中有个丫环名叫碧云，心疼周氏可怜，就与周氏暗地商量，帮她偷偷跑了出来，并要瞅个机会将孩子偷出，让她们母子一同逃命，免得马氏下毒手将孩子害死。

张文两天不见周氏，疑她逃了出去，也不寻找，只是看护孩子，寸步不离。马氏无从下手，仍是吵闹。

巧妹听了“干女儿”的一段悲伤叙述，深表同情地说：“女儿呀，你真命苦啊！”周氏哭道：“妈，我可怎么活啊？”

巧妹忽然问道：“你这吃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周氏说：“都是丫环碧云偷着给我送的。”“今天夜里她来不来？”“说不了，只要能脱开身，她就来了。”“张家庄离此多远？”“二三里。”巧妹说：“不行啊！这里离家太近，又是临着路边，他们会来找着你的。”

周氏说：“妈，不要紧，白天我躲在山上，他们找不到。主要是孩子，等碧云把孩子偷出来，我就走远了。现在你来了，我又有了亲人，我要带上孩子和你一道去讨饭。妈，咱下河南府吧？”此时巧妹的心被周氏牵动，把刘含英的嘱托之言忘的一干二净。一心想着怎样才能将孩子救出来。

夜定了，二人在一条破席上躺了下来。周氏今夜有人作伴，心里比较踏实，不多一时，就睡熟了。

巧妹睡不着，心里在打主意，决定去救孩子。她听着周氏已经睡熟，就从破窗跳了出去，施展起轻功本领，按着周氏所说的方向，不多时就到了张家庄。

巧妹将假发卸下，飞身上房，因为张文是个富家，只他一家住的瓦房，比较好找。此时村里一片寂静，只有张文家里，还在吵闹。

巧妹伏在瓦上，见下面门窗敞开，屋里烛光跳动，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椅上，怀里搂着一个约有两岁的小孩。屋子中间站着一个矮胖女人，气势汹汹地指着一个丫头破口骂道：

“死丫头，奶奶什么时候错待你啦！想把你这小少爷拐走，胆子不小！我刚去到房后尿一泡，回来可不见了，要不是脚跟脚追的紧，就跑远啦！小贱人你说，周氏在哪里藏着！你要是不说，我就用剪子剪你舌头！”

巧妹已经看出，那个中年男子就是张文，那个凶恶女人就是马氏，那个丫头就是碧云，那个小孩就是周氏的孩子了。

只听一声惨叫：“啊——”只见马氏已将碧云的舌头剪下一块，碧云顺嘴喷血，痛倒在地。马氏心狠手毒，骂一声：“小窑子，今天非要你命不可！”猛的又一剪子扎下。只听“哎呀”一声，马氏头破血流，倒在地上。

此时使婢们都在门口站着看马氏惩治碧云，心里都窝着气，谁也不敢吭声。忽然看见马氏倒地，尽吃一惊，一齐跑了进去。一见马氏是被瓦片打伤，不知是谁打的。张文慌了，忙将孩子往床上一放，上前去看马氏。就在这时，忽然“砰”地一声，从房上飞下一物，将烛台打翻，登时一片漆黑。屋里齐呼乱叫，乱成了一窝蜂。张文急命丫环取来火种，将烛

点亮。众人只顾抢救马氏和碧云，竟将孩子忘了。忽然一个丫环惊慌地说：“孩子怎不见了？”张文一看，真的没了孩子。急忙跑出屋去，四处寻找，一直乱到天明，还是没有找到。

单说巧妹先用瓦片打伤马氏，接着又将蜡烛打灭，纵身下房，乘乱抱起孩子，一口气跑回到娘娘庙前，将孩子往地上一放，正要走开，孩子用小手拉住说道：“我怕！”巧妹悄声说道：“别怕，姐姐去那边叫你妈妈，马上就来。”

巧妹急急走到房后，将假发戴好，从后墙缺处跳了进去。侧耳听时，周氏熟睡未醒，就轻轻地躺下，假装睡着。

此时，外边传来小孩哭声，哭叫妈妈。巧妹故作翻身，碰了周氏一下。周氏一梦醒来，听见了孩子哭叫妈妈的声音，心里就是一惊，“唵”地坐了起来，再一听，正是自己孩子的声音，不由心里犯疑：“孩子怎会来到这里？一定是马氏将他害了，一点阴魂不散，前来找我来了！”想到这里，不由激灵打了个寒战，心里一紧，就害怕起来。猛然将巧妹一推，喊道：“妈！妈！快起来！”巧妹假装迷糊地说：“正做梦哩，有啥喊！睡吧，别惊动我！”周氏忙说：“妈，你听，外边有孩子哭！”巧妹说：“你想孩子想疯了吧？荒山野岭，哪有孩子哭呀！听错了吧！”“妈，我没听错，不信你听，是真的呀！就象我的孩子。”

巧妹坐起来说：“真个的！走，咱一块出去看看。”周氏在前，巧妹在后，走了出去。

二人来到孩子跟前，在朦胧的月光下，周氏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孩子。上去一把抱起，哭道：“乖娃娃，你怎么会在

这里？”孩子一见到亲娘，“妈”的一声哭了起来。周氏泪如泉涌，又问：“乖乖，谁把你抱来放在这里？”孩子往房后指了一下说道：“姐姐走了。”周氏还要再问，巧妹说道：“一定是你说的那个碧云送来的，她不见你，定有原因。只要有了孩子，别的就别说了。走吧，把孩子抱进去吧。”周氏就抱着孩子走了进去。

不多一时，天就亮了，周氏教孩子给巧妹叫奶奶，巧妹含糊答应。巧妹想道：“我得立刻离开这里，去请师傅要紧。”就对周氏说道：“你在这里看好孩子，我该讨饭去了，有好吃的，就给孩子捎回来。我走之后，你要时刻小心，防备有人来找孩子。”周氏说道：“妈妈放心，你要早去早回。”巧妹就提了竹篮，蹒跚着脚步走去。

走到下午，翻过一个山岭，顺沟往前一看，远远的就望见了羊角山，山下就是师祖的家。巧妹心里高兴，一看四下无人，就卸了假妆，包好带在身上，运起轻功，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羊角山下。巧妹走进师祖的大门，正好王未艾从屋里走出。巧妹喊了一声“师傅！”就快步跑了过去。王未艾抬头一看，是小徒巧妹来了，高兴地说：“巧妹是你呀！你怎么来了？你含英姐呢？”巧妹说：“我含英姐没来，就是她让我来的。我师祖的伤好了吗？”王未艾说道：“还没有呢，快回屋吧。”

巧妹进到屋里，先给师祖张翠姐叩拜问安。张翠姐说道：“幸有你师傅精心侍候，每日洗伤敷药，平复很快，现在伤口已经愈合长平，一个月后就没事了。巧妹，你今儿到此，想必有事，你从哪里来的？”

巧妹先将洪洛寺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只因那